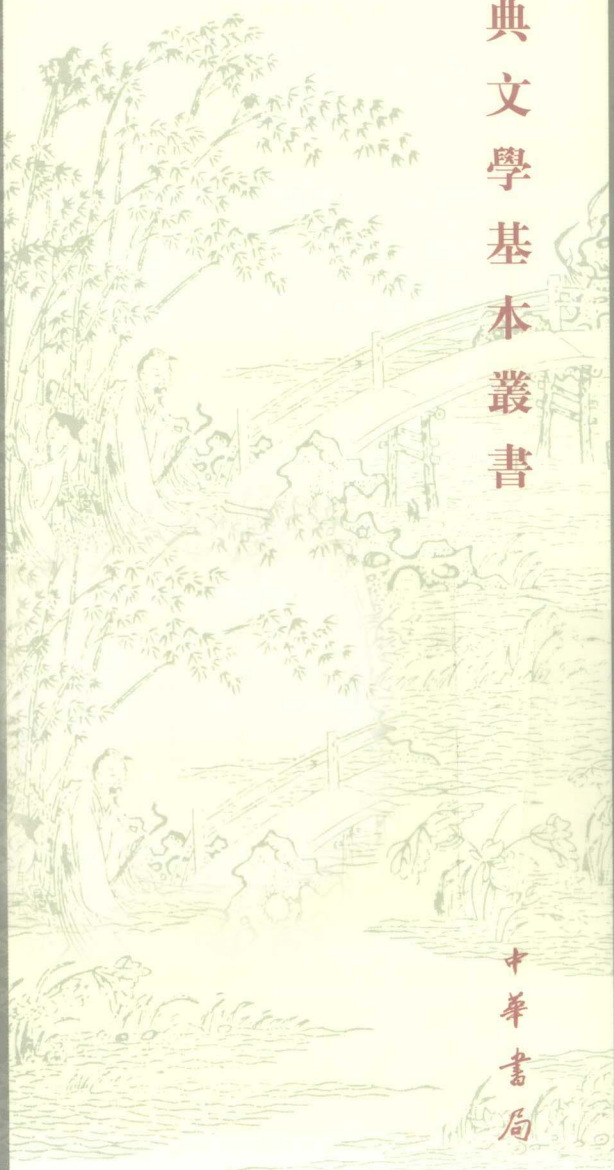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

第四冊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

第四冊

〔宋〕歐陽修撰

劉德清

顧寶林箋注

歐陽明亮

中華書局

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卷十三

嘉祐三年至嘉祐四年作

送公期得假歸絳

風吹積雪銷太行，水暖河橋楊柳芳^(一)。少年初仕即京國，故里幾歸成鬢霜^(二)。山行馬瘦春泥滑，野飯天寒錫粥香^(三)。留連芳物佳節過，束帶還來朝未央^(四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七，繫嘉祐三年（一〇五八）。作於是年早春，詩人時年五十二歲，任翰林學士，史館修撰，主修《唐書》。胡《譜》：嘉祐二年「十一月辛巳（九日），權判史館。」由首句可知時在早春，梅堯臣《宛陵先生集》卷五六《送薛公期比部歸絳州展墓》亦有句「風雨梨花殘，松柏墓門晚」，「春裘不畏寒，行路未爲遠」，可佐證。薛仲孺，字公期，歐岳父薛簡肅公奎之繼子。《歐集》卷四四

《薛簡肅公文集序》：「公有子直孺，早卒，無後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。」薛奎爲絳州正平人，景祐元年卒，此詩送薛公期歸鄉掃墓。絳州，宋屬河東路，治所在今山西絳縣。詩歌想像薛仲孺歸程情景與旅途艱辛，盼其早日返歸朝廷。首聯介紹時令背景，起調工警；領聯點題，寫歸絳掃墓之事；頸聯描寫清明前的行程艱辛；末聯望其節後歸朝。全詩開合跌宕，曲折往返，全是古文章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風吹」二句：春風融化太行山的積雪，正是河橋水暖，楊柳芬芳的早春時節。風吹積雪：

古樂府：「朔風吹積雪。」

〔二〕「少年」二句：薛仲孺自小以恩蔭入仕，多次往返故里祭掃，而今已是兩鬢蒼蒼。歐《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》：「敕具官薛仲孺：爾之伯父奎，爲吾大臣，參議國政。剛直之節，見於臨事。歿而無嗣，吾甚哀之。爾幼以奎蔭，而登仕籍。今由累歲，遂升於朝。」又王安石《臨川先生集》卷五〇有《駕部員外郎薛仲孺可虞部郎中制》。

〔三〕「山行」二句：想像一路行程艱辛。梅堯臣《送薛公期比部歸絳州展墓》：「風雨梨花殘，松柏墓門晚。嗣子千里駒，羊腸九折阪。」錫：用麥芽或穀芽熬成的飴糖。常於清明節食用。

〔四〕未央：本爲漢宮名，借指朝廷。蘇軾詩《秋興》其三：「樓前夜月低韋曲，雲裏車聲出未央。」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明曹學佺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一四〇，又輯入清管庭芬、蔣光煦《宋詩鈔補·歐陽文忠詩補鈔》、陳訐《宋十五家詩選·廬陵詩選》。

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七一《跋歐公與薛公期駕部帖》：「歐公有《送公期得假歸絳》詩：『山行馬瘦春泥滑，野飯天寒錫粥香。』最爲人膾炙。簡肅公，絳人也，公爲之壻，稱其清德直節，家法嚴，子弟多賢材。公期豈其人哉。」

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評曰：「往返曲折，總是古文章法。此爲通人。逆起。三四點。五六正面。收二句棱，後面。」

嘗新茶呈聖俞

建安三千里，京師三月嘗新茶。人情好先務取勝，百物貴早相矜誇^(一)。年窮臘盡春欲動，蟄雷未起驅龍蛇。夜聞擊鼓滿山谷，千人助叫聲喊呀。萬木寒廢睡不醒，惟有此樹先萌芽。乃知此爲最靈物，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^(二)。終朝採摘不盈掬，通犀鑄小圓復窠。鄙哉穀雨槍與旗，多不足貴如刈麻^(三)。建安太守急寄我，香莢包裹封題斜^(四)。泉甘器潔天色好，坐中揀擇客亦嘉。新香嫩色如始造，不似來遠從天涯。停匙側盞試水路，拭目向空

看乳花。可憐俗夫把金錠，猛火炙背如蝦蟆_(五)。由來真物有真賞，坐逢詩老頻咨嗟_(六)。須臾共起索酒飲，何異奏雅終淫哇_(七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七，繫嘉祐三年。作於是年三月，時任翰林學士、史館修撰，主修《唐書》。摯友福州知州蔡襄寄贈北苑新茶，詩人與梅堯臣品飲之餘，有過兩番酬唱。《淳熙三山志》卷二守臣題名，蔡襄慶曆五年四月知福州，七年改本路轉運使，嘉祐元年八月再度知福州。歐《歸田錄》卷二：「茶之品，莫貴于龍鳳，謂之團茶，凡八餅，重一斤。慶曆中，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，始造小片龍茶以進。其品絕精，謂之小團，凡二十餅，重一斤。其價直金二兩，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。」此詩描寫建安人初春催茶、採茶、贈茶以及北宋烹茶、鬥茶的場景，比較雅士與俗人的茶座表現，展示時興的茶藝茶道，是文化內涵極其豐富的詠茶詩。結構跳躍動盪，筆意摇曳多姿，散文化的詩句中，充溢機智和幽默。歐此作後，梅堯臣《宛陵先生集》卷五六有《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》；歐又作《次韻再作》，梅再作《次韻和再拜》詩，此類連環式唱和詩，充分展示詩人對詩歌技巧的刻意追求。爲了在唱和過程中求勝，彼此往往在題材內容、形式技巧、結構立意上求異競變，翻新出奇，對於詩歌藝術的提高及宋調的形成，功不可沒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建安」四句：京師與建安遠隔三千里，但京師三月就可品味建安新茶。詩人感慨品茶時尚的「好先」與「貴早」。建安：今福建建甌，宋福建路建州治所。趙汝礪《北苑別錄》：「建安之東三十里，有山曰鳳凰，其下直北苑，旁聯諸焙，厥土赤壤，厥茶惟上。太平興國中初御焙，歲模龍鳳，以羞貢篚，益表珍異。」三月：卷末校記：「一作『二月』。」

〔二〕「年窮」八句：描繪一幅北苑皇家茶場早春「喊山」採茶的壯麗圖景。福建建安御茶場，二月開山採茶造茶，都要舉行隆重的「喊山」儀式。喊山往往選擇驚蟄鳴雷時節，官員們登臺喊山，祭祀茶神。祭典過後，紅燭高燒，鞭炮齊鳴，臺下茶農鳴金擂鼓，齊聲高喊：「茶發芽！茶發芽！」一時千人高呼，聲震峽谷，場面極為壯觀。宋人龐元英《文昌雜錄》、趙汝礪《北苑別錄》等文獻，都有建州「喊山」採茶的記載，後者稱「方其春蟲震蟄，千夫雷動，一時之盛，誠為偉觀。」又云：「採茶之法，須是侵晨，不可見日。侵晨則夜露未晞，茶芽肥潤，見日則為陽氣所薄，使芽之膏腴內耗，至受水而不鮮明。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，集群夫於鳳凰門，監採官人給一牌入山，至辰刻則復鳴鑼以聚之，恐其逾時貪多務得也。」儘管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等著述對此持有異議，歐詩中所描繪的壯觀場景，當為實情。清人姚之駟《元明事類鈔》卷三一引《武夷山志》，稱北苑茶場建有「喊泉亭」：「山四面有御茶園，每歲驚蟄，有司致祭，令衆鳴金鼓，齊喊曰：『茶發芽。』」姚範《援鶉堂筆記》卷四〇亦云：「擊鼓助喊，紀實也。茶之先萬水而萌芽

者，正以此，故云「最靈」。聞之閩人，今時尚如此。」蟄雷：驚蟄初發的春雷。雷未起驅龍：原本校云：「一作『龍未起驅蟲』。」英華：精英華彩，謂茶樹得天地之精華，故比其他樹木先發芽。

〔三〕「終朝」四句：早春之茶珍貴而稀少，穀雨過後採製的茶葉就不太值錢。終朝不盈掬：反用杜甫《佳人》詩句「采柏動盈掬」。掬，兩手相合捧物。通犀鈿小：茶芽新鮮瑩嫩。通犀，即通天犀。飾有犀角的通天犀帶。鈿，古代附於腰帶上的扣版，作方、橢圓等形。建州唐宋貢茶有「貢新鈿」、「試新鈿」等名目，喻茶就像寶帶上的珠玉一樣精美。窠：下凹，低陷。槍與旗：宋熊蕃《宣和北苑貢茶錄》：「凡茶芽數品，最上者曰小芽，如雀舌鷹爪，以其勁直纖銳，故號芽茶。次曰中茶，乃一芽帶一葉者，號一槍一旗。次曰大芽，乃一芽帶兩葉者，號一槍兩旗。其帶三葉四葉者，皆漸老矣。」

〔四〕建安太守：指蔡襄，字君謨，時知福州。梅堯臣《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》：「建安太守置書角，青翦包封來海涯。清明纔過已到此，正見洛陽人寄花。」香翦包裹：蔡襄《茶錄》：「茶宜翦葉而畏香藥，喜溫燥而忌濕冷，故收藏之家以翦葉封裹入焙。」

〔五〕「泉甘」八句：寫當時文人士大夫鬥茶、論茶之習俗。黃儒《品茶要略》：「然士大夫間爲珍藏精試之具，非會雅好真，未嘗輒出。其好事者，又嘗論其採製之出入，器用之宜否，較試之湯火，圖於縑素，傳玩于時，獨未有補於賞鑑之明爾。」乳花：沖茶時所起的乳白色泡沫，宋人

鬥茶以其圖案精美、時間持久爲贏輸。李德裕《故人寄茶》詩：「碧流霞脚碎，香泛乳花輕。」梅堯臣《得雷太簡自製蒙頂茶》詩：「湯嫩乳花浮，香新舌甘永。」金鉞：句下原注「一作『挺』，一作『鉞』」。《茶錄》多用挺字，爲古。按《集韻》鉞字去聲，訓鐙；挺字上聲，訓銅鐵樸。「當指茶鈴。蔡襄《茶錄》：「茶鈴，屈金鐵爲之，用以炙茶。」一曰金黃色茶磚。炙背：曬背。這裏嘲笑俗夫猛火煮茶鑊，茶湯沸騰，茶泡如蛤蟆眼。

〔六〕真賞：得其真趣的會心欣賞。范仲淹《與諫院郭舍人書》：「又嘉江山滿前，風月有舊，真賞之際，使人愉然。」詩老：指梅堯臣。

〔七〕秦雅終淫哇：飲茶本屬高雅之事，但俗人飲茶後還要喝酒解饞，自嘲爲先雅後俗。秦雅：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：「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，猶馳騁鄭衛之聲，曲終而奏雅。」歐反其意而用之。淫哇：淫邪之聲，多指樂曲詩歌。《文選·嵇康〈養生論〉》：「目惑玄黃，耳務淫哇。」李善注：「《法言》曰：『哇則鄭』；李軌曰：『哇，邪也。』」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宋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續集卷一二、陳景沂《全芳備祖集》後集卷二八，又輯入清康熙《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》卷二〇、陳焯《宋元詩會》卷一〇、吳之振《宋詩鈔》卷一二、陳訏《宋十五家詩選·廬陵詩選》。

阮閱《詩話總龜》後集卷三〇引蔡啟《蔡寬夫詩話》：「官焙造茶，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採摘，是時茶芽已皆一槍。蓋閩中地暖如此。舊讀歐公詩有『喊山』之說，亦傳聞之訛耳。」

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四六：「《詩》云：『誰謂荼苦？』《爾雅》云：『檟，苦茶。』注：『樹似梔子。今呼早采者爲茶，晚采者爲茗，一名苻，蜀人名之苦茶。』故東坡《乞茶栽詩》云：『周《詩》記苦茶，茗飲出近世，初緣厭梁肉，假此雪昏滯。』蓋謂是也。六一居士《嘗新茶詩》云：『泉甘器潔天色好，坐中揀擇客亦佳。』東坡守維揚，於石塔寺試茶，詩云：『禪窗麗午景，蜀井出冰雪，坐客皆可人，鼎器手自潔。』正謂諺云『三不點』也。」

胡仔《茗溪漁隱叢話》後集卷一一：「歐陽永叔《嘗茶詩》云：『年窮臘盡春欲動，蟄雷未起驅龍蛇。夜聞擊鼓滿山谷，千人助叫聲喊呀。萬木寒凝睡不醒，惟有此樹先萌芽。』余官富沙凡三春，備見北苑造茶，但其地暖，纔驚蟄，茶芽已長寸許，初無擊鼓喊山之事，永叔詩與《文昌》所紀，皆非也。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，茶味惟均，豈有間壘茶品已相遠之說邪？」按：又見阮閱《詩話總龜》後集卷二九。

周容《春酒堂詩話》：「歐陽文忠《新茶》詩，有云：『年窮臘盡春欲動，蟄雷未起驅龍蛇。夜聞擊鼓滿山谷，千人助呼聲喊呀。萬木寒凝睡不醒，惟有此樹先萌芽。』要知宋時有催茶之法。今山茶最遲，安得先萬木而萌芽乎？又有《和嘗茶》詩云：『溪山擊鼓助雷驚。』」

姚範《援鶉堂筆記》卷四〇：「按：擊鼓助喊，紀實也。茶之先萬水而萌芽者，正以此，故云『最

靈」。聞之閩人，今時尚如此。」

范大士《歷代詩發》卷二三評曰：「細心領略茶品入微，坡仙鉅合侯傳真，猶粗疏耳。」

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評曰：「起以二句作柱，以下只發，此亦一法也。」

次韻再作

吾年向老世味薄，所好未衰惟飲茶^(一)。建谿苦遠雖不到，自少嘗見閩人誇^(三)。每嗤江浙凡茗草，叢生狼藉惟藏蛇^(三)。豈如含膏人香作金餅，蜿蜒兩龍戲以呀^(四)。其餘品第亦奇絕，愈小愈精皆露芽。泛之白花如粉乳，乍見紫面生光華。手持心愛不欲碾，有類弄印幾成窠。論功可以療百疾，輕身久服勝胡麻^(五)。我謂斯言頗過矣，其實最能祛睡邪^(六)。茶官貢餘偶分寄，地遠物新來意嘉^(七)。親烹屢酌不知厭，自謂此樂真無涯。未言久食成手顫，已覺疾飢生眼花。客遭水厄疲捧碗，口吻無異蝕月蟆。僮奴傍視疑復笑，嗜好乖僻誠堪嗟^(八)。更蒙酬句怪可駭，兒曹助噪聲哇哇^(九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七，繫嘉祐三年。作於是年三月，時任翰林學士、史館修撰，主修《唐書》。題下

附注：「一本云《茶歌》。」歐寄贈《嘗新茶呈聖俞》詩後，梅堯臣有《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》，此爲歐再呈梅氏詩。詩歌結構跌宕有致，筆法幽默詼諧。梅堯臣讀此作後，《宛陵先生集》卷五六又有《次韻和再作》。此兩組唱和詩將北宋茶園生產和士大夫品茶生活兩幅畫卷連接起來，真實而生動地記錄時代風土人情，全方位展示宋代茶文化，是極爲難得的中華茶文獻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吾年」二句：自己越年老越覺得世情淡薄，對飲茶卻始終情有獨鍾。

〔二〕「建谿」二句：建溪太遠沒有去過，但「建茶」自小就聽福建人誇耀過。建谿：一作建水。源

出今福建崇安。流經建陽、建甌縣，至南平市匯爲閩江。其地盛產名茶，號稱建茶。宋徽宗

《大觀茶論序》：「本朝之興，歲修建溪之貢，龍團鳳餅，名冠天下。」

〔三〕「每嗤」二句：笑江浙名茶生長環境惡劣。茗草：指茶樹。句末自注：「今江浙茶園俗云

多蛇。」

〔四〕「豈如」二句：龍鳳茶餅表面模印出雙龍形，從中擘開，泡在水中，猶如二龍戲水。蔡襄《北苑

十詠·造茶》題下注：「其年改造新茶十斤，尤極精好，被旨號爲上品龍茶，仍歲貢之。」含膏

入香：蔡襄《茶錄》：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。」茶有真香，而人貢者微以龍腦和膏，欲助其

香。」金餅：小龍團茶。

〔五〕「其餘」八句：描寫精品之茶之色澤及功效。粉乳：即乳花，沖茶時所起的乳白色泡沫，宋

人鬥茶以其圖案精美、時間持久爲贏輸。有類弄印：茶餅上的花紋有如印篆般精美。

窠：下凹，低陷。胡麻：即芝麻，服食有輕身健體功效。相傳漢張騫得其種於西域，故名。

《神農本草經》卷一：「胡麻，一名巨勝。」葛洪《抱朴子·仙藥》：「巨勝，一名胡麻，餌服之不老，耐風濕補衰老也。」乍見紫面生光華：蔡襄《茶錄》：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，故有青黃紫黑之異。」

〔六〕祛睡邪：治療失眠症。

〔七〕「茶官」二句：提舉茶鹽或產茶地的官員（蔡襄）在完成朝廷貢茶之後，偶爾將剩餘的茶分贈友人。

〔八〕「親烹」八句：抒寫烹茶、品茶之樂趣。梅堯臣《次韻再和》：「烹新鬪硬要咬蓋，不同飲酒爭畫蛇……人言飲多頭顫挑，自欲清醒氣味嘉。」未言久食成手顫：自己長期飲茶，沒有別人所說的會患手顫之病。疾飢生眼花：眼花繚亂，感覺飢餓。水厄：三國魏晉以後，漸行飲茶，其初不習飲者，戲稱爲「水厄」。後亦指嗜茶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六七引《世說新語》：「晉司徒王濛好飲茶，人至輒命飲之，士大夫皆患之。每欲候蒙，必云：『今日有水厄。』」蝕月蝨：相傳月宮裏的蟾蜍。韓愈《月蝕詩效玉川子作》：「嘗聞古老言，疑是蝦蟆精。徑圓千里納女腹，何處養女百醜形。」

〔九〕「更蒙」二句：來客不僅飲茶怪僻，作詩更加怪異駭人，這些人不過是徒增噪音而已。兒曹：猶兒輩。《史記·外戚世家褚少孫論》：「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。」

【附錄】

此詩輯入清康熙《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》卷二〇、吳之振《宋詩鈔》卷一一。

《歐集》卷一二七《歸田錄》：「茶之品，莫貴於龍鳳，謂之團茶，凡八餅重一斤。慶曆中，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，始造小片龍茶以進。其品絕精，謂之小團，凡二十餅重一斤。其價直金二兩，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。每因南郊致齋，中書、樞密院各賜一餅，四人分之。宮人往往纓金花於其上，蓋其貴重如此。」

李冶《敬齋古今註》卷八：「六一翁《茶歌》云：『手持心愛不欲碾，有類弄印幾成窠。』謂印刳則可，謂印窠則不可。」

范大士《歷代詩發》卷二三評曰：「一本云《茶歌》。此詩更能發好茶之神理，補前篇之所未盡。」

送宋次道學士赴太平州

古堤老柳藏春煙，桃花水下清明前（一）。江南太守見之笑，擊鼓插旗催解船（二）。侍中令德

宜有後，學士清才方少年。文章秀粹得家法，筆畫點綴多餘妍。藏書萬卷復強記，故事累朝能口傳^(三)。來居侍從乃其職，遠置州郡誰謂然^(四)。交游一時盡英俊，車馬兩岸來聯翩。船頭朝轉暮千里，有酒胡不爲留連^(五)。

【題解】

原輯《居士集》卷七，繫嘉祐三年。作於是年三月清明前夕，時任翰林學士、史館修撰，主修《唐書》。據張《曆日天象》，本年三月七日丁丑「清明」。原題「赴」下附注：「一作『知』」。題下附注：「敏求。」宋次道，名敏求，趙州平棘人。寶元二年進士及第，歷知太常禮院、官告院、知制誥、右諫議大夫、龍圖閣直學士兼修國史等。《宋史》卷九一有傳。《御定佩文齋書畫譜》卷三三《宋敏求》：「字次道，宣獻公綬子。賜進士及第，爲館閣校勘。王堯臣修《唐書》，以敏求習唐事，奏爲編修官。治平中，知制誥。神宗時，加龍圖閣直學士，修兩朝正史。」宋敏求與歐早年相識，至和元年八月歐、宋同修《唐書》。嘉祐二年六月，歐有《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》。本年宋以太常博士、集賢校理出知太平州。太平州，宋屬江南東路，治所在今安徽當塗。梅堯臣《宛陵先生集》卷五六亦有詩《送次道學士知太平州因寄曾子固》。本詩讚頌宋敏求博學多才，惜其外任，以爲應當居朝爲官。敘議結合，隨興揮灑，沖淡疏散的意象之中，透露不平之氣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「古堤」二句：清明前送別的自然風物。梅堯臣《送次道學士知太平州因寄曾子固》：「春浦楊花撩亂飛，春江紫魚來正肥。」桃花水：亦作「桃華水」。即春汛。《漢書·溝洫志》：「來春桃華水盛，必羨溢，有填淤反壤之害。」顏師古注：「《月令》：『仲春之月，始雨水，桃始華。』蓋桃方華時，既有雨水，川谷冰泮，衆流猥集，波瀾盛長，故謂之桃華水耳。」

〔二〕江南太守：指宋敏求。太平州屬江南東路，故云。卷末校記：末句「一作『打鼓插旗催發船』。」

〔三〕「侍中」六句：宋綬爲官有道，平生積德，理應有此好後代。宋敏求能文善書，博聞強記，通曉歷朝典章制度。蘇頌《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宋公神道碑》：「天聖三年乾元節，以父任秘書省正字。寶元二年召試學士院，賜進士第。慶曆三年，以光祿寺丞充館閣校勘。」侍中：宋敏求之父宋綬。《宋史·宋綬傳》：「卒，贈司徒兼侍中。」令德：美德。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：「子產寓書於子西，以告宣子曰：『子爲晉國，四鄰諸侯不聞令德，而聞重幣，僑也惑之。』」秀粹：秀美精純。得家法：《宋史·宋綬傳》：「家藏書萬餘卷，親自校讎，博通經史百家，其筆劄尤精妙。朝廷大議論，多綬所裁定。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，曰：『吾殆不及也。』」「藏書」二句：《宋史·宋敏求傳》：「敏求家藏書三萬卷，皆略誦習。熟于朝廷典故，士大夫疑議，必就正焉。」

〔四〕「來居」二句：宋敏求本應在京擔任文學侍從，誰也沒料到會遠放州郡爲官。

〔五〕「交游」四句：宋敏求廣交時代才俊，離京赴任時送行者甚多。餞別後輪船日行千里，不妨多
多滯留飲酒。

【附 錄】

《琬琰集》中集卷一六范鎮《宋諫議敏求墓誌銘》：「公約清惇純而敏於記學……宋元憲公（庠）
在河南，每諮以故實。歐陽文忠致手簡通問，則自處淺陋，而以鴻博名公。」

送朱職方提舉運鹽

齊人謹鹽策，伯者之事爾。計口收其餘，登耗以生齒。民充國亦富，粲若有條理。惟非三
王法，儒者猶爲恥〔一〕。後世益不然，椎奪由漢始。權量自持操，屑屑已甚矣〔二〕。穴竈如
蜂房，熬波銷海水。豈知戴白民，食淡有至死〔三〕。物艱利愈厚，令出姦隨起。良民陷盜
賊，峻法難禁止。問官得幾何，月課煩笞箠。公私兩皆然，巧拙可知已〔四〕。英英職方郎，
文行粹而美。連年宿與泗，有政皆可紀。忽來從辟書，感激赴知己。閔然哀遠人，吐策獻